



哈佛经典
英国与美国名家随笔



Harvard Classics

英美名家随笔

▶【美】查尔斯·艾略特 (Charles W. Eliot) / 主编◀

王 坤 / 译



非
外
借



哈佛经典

英国与美国名家随笔



Harvard Classics

英美名家随笔

▶【美】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Eliot）/ 主编 ◀

王 坤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美名家随笔 / (美) 查尔斯·艾略特主编; 王坤
译.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158-2169-6

I. ①英… II. ①查… ②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
—美国—现代 ②随笔—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712.65 ②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3633 号

英美名家随笔

作 者: (美) 查尔斯·艾略特 (Charles W. Eliot)

译 者: 王 坤

出 品 人: 徐 潜

策划编辑: 魏鸿鸣

责任编辑: 林 立 崔红亮

封面设计: 周 源

责任审读: 魏鸿鸣

责任印制: 迈致红

出版发行: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20mm 1/16

字 数: 118 千字

印 张: 11.5

书 号: ISBN 978-7-5158-2169-6

定 价: 36.00 元

服务热线: 010-58301130

销售热线: 010-58302813

地址邮编: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 A 座
19-20 层, 100044

<http://www.chgslcbs.cn>

E-mail: cicapl202@sina.com (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om (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
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58302915

向经典致敬

《哈佛经典》代前言

这里向各位书友推介的是被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胡适先生称为“奇书”的《哈佛经典》。这是一套集文史哲和宗教、文化于一体的大型丛书，共50册。这次出版，我们选择了其中的《名家（前言）序言》《名家讲座》《英美名家随笔》《文学与哲学名家随笔》《美国历史文献》，这些经典散文堪称是经人类历史大浪淘沙而留存下来的文化真金，每一篇都闪烁着人类理性和智慧的光辉。有人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因为在校建校370多年的历史中，哈佛培养出7位美国总统，4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政界、商界、科技、文艺领域的精英不计其数。但有一点，他们都是铭记着“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的校训成长、成功的。正像《哈佛经典》的主编，该校第二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所言：“我选编《哈佛经典》，旨在为认真、执着的读者提供文学养分，他们将可以从中大致了解从古代直至十九世纪以来观察、记录、发明以及想象的进程，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文化人，他不仅理所当然地要有开明的理念或思维方法，而且还必须拥有一座人类从荒蛮发展为文明进

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有文字记载的关于发现、经历，以及思索的宝藏。”这些文字是真正的人类思想的富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具有永恒的文化魅力。

从文献价值上看，它从最古老的宗教典籍到西方和东方历史文献都有着独到的选择，既关注到不同文明的起源，又绵延达三个世纪之久，尤其是对美国现代文明的展示，有着深刻的寓意。

从思想传播上看，《哈佛经典》所关注到的，其地域的广度、历史的纵深、文化的代表性都体现了人类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思想巅峰，并用那些伟大的作品揭示出当时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实际高度。

从艺术修养的价值来看，《哈佛经典》涵盖了历史、哲学、宗教论著和诗歌、传记、戏剧散文等文学样式，甚至随笔和讲演录也是超一流的，它们都是那个时代精品中的精品。

《哈佛经典》第19卷《浮士德》中有这样一句名言，“理论是苍白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让我们摒弃说教，快一点地走进《哈佛经典》，尽情地享受大师给我们带来的智慧的快乐，真理的快乐。

目 录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 引入语 001
- 交往的真相 002
- 塞缪尔·佩皮斯 010

威廉·埃勒里·钱宁

- 引入语 032
- 论劳动阶级的高度 033

埃德加·爱伦·坡

- 引入语 086
- 诗歌的原理 087

亨利·大卫·梭罗

- 引入语 114
- 散步 (1862) 115

詹姆斯·罗塞尔·罗威尔

- 引入语 146
- 亚伯拉罕·林肯 (1864年~1865年) 147
- 论民主 162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引入语

罗伯特·路易斯·巴尔弗·史蒂文森（1850年～1894年）是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其家族曾以建造灯塔而闻名。他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本来打算继承祖业当一名工程师，后来改学法律，但是并未获得巨大成功，最终投身于命中注定的写作生涯。

史蒂文森从写散文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曾先后发行了两卷幽默的引人沉思的游记，即《内河航行》和《驴背旅程》，然后他在《新天方夜谭》中收集了一些他已经发表在杂志上的稀奇古怪的短篇小说。1883年，他以孩童的语言习惯创作了《金银岛》，并且第一次引起了广大公众的注意。这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而且很可能是其最优秀的作品。他最轰动的成功之作是《化身博士》，但是他的作品之中，能体现其更高的文学素养的是《杜里世家》、《绑架》和《卡特里奥娜》等一批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是遵循了斯

科特的写作传统，他也具备更大规格的完成风格，但是却没有斯科特的精细的自发性和无意识性。他还出版了三小册诗集，这些诗集中的一些诗歌也拥有很大的魅力。

史蒂文森基本上是一位口语化的艺术家。现代欲望节奏的微妙和表达的细微色调渲染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达到了很深的造诣。他的作品中，极端专注于风格的优点和缺陷并存。但是，他有控制事件主题的优点。他是一个高超的善于讲故事的人，是一位敏锐和感性的批评家，更是热爱生活、全心投入生活的人。在《交往的真相》一文中，读者会发现他亲切和委婉的道德说教的例子；在《塞缪尔·佩皮斯》中，他阐释了文学史上最惊人的作品之一的自我启示的穿透性。

交往的真相

交往与真相，它们就是偶然结合的错误，最荒唐并最广泛地传达了可怕的命题。在这件事上，说实话是很容易的，而撒谎就是很困难的。我衷心地希望它确实是如此的，但事实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它最早被发现，然后是那么公正、准确地被传播开来。即使具备了特别为这样的目标而制作的仪器，即有规矩尺、水平仪，或者经纬仪的帮助，要想做到准确无误也是不容易的；恰恰相反，做到不精确倒是更容易了。从这些做上大量标记的人到那些测量帝国或者天上恒星的距离界限的人，它是通过仔细的方法和记录，以坚持不懈的注意来实现的。在此过程中人们甚至上升到材料的正确性或者甚至是外部和不变的东西确定的知识。但是，绘制山的轮廓要比描述脸的外观变化更容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相是更加难以

理解的和以可疑顺序排列的：很难把握，并且难以沟通。从一个松散的、口语化的感觉来看，精确性对于事实而言，不是说我一直在马拉巴尔的事实说明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英格兰，不是说我已经阅读了原来的塞万提斯的事实说明我仅仅知道西班牙语的一个音节而已。的确，这是很简单的，相同的程度来看其本身也并不是很重要的。根据情况，这样的谎言可能会或可能不会是重要的，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能会或可能不会是假的。习惯性说谎者可能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家伙，而且他能够与他的妻子和朋友们过着真实的生活，而另一名从来没有说过谎言的男子在他的生活中从上到下很可能是有着谎言的心脏和嘴脸的。这是一种毒害亲密的谎言形式。而且，反之亦然，精确性对于情感、真理的关系，真情对于你自己的心脏和你的朋友，从来没有假装或者伪造的情感——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爱的可能和人类幸福的真相。

艺术说得再好，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力，除非它被注入真理的概念，否则就一无是处了。文学的难度不是在于写什么，而是在于写出你的意思；不是去影响你的阅读者，而是像你所期望的那样去精确地影响他。这就是通常所理解的书籍或设置演说的情况了，甚至是形成你的意志，或者写出一封明确的信。有些困难是世界承认的，但是有一件事你是不能使菲利士人本能地去理解的。一句话，从表面上来看，作为形而上学者的菲利士人的智慧对于谎言也是无法将其完全掌控的。也就是说，生命的业务主要是由这个文学艺术的手段来进行，并且根据一个人的能力，人们认为艺术应该使其他人交往得自由和丰富。任何人，他应该随时可以说出他想表达的意思，尽管这个意思有时并不适宜讲出。现在，我只要打开我一直在读的最后的一本书，利兰先生的迷人的《英国吉卜赛人》。“这是说，”我在第七页发现，“那些可以与爱尔兰农民交谈，用自己的母语形式的

美丽赞赏的高见，心中幽默和感伤的元素，比那些只能通过英语这个中介来了解他们想法的人要高明得多。我从我自己的观察知道北美印第安人也是完全符合此种情况的，这无疑也是适合于吉卜赛人的。”总之，当一个人在某地不能完全使用该地的语言，他最具亲和力、最重要的本质特性就有了说谎和隐瞒的倾向了，对友谊的快乐，以及知识分子的爱，完全在于这些“幽默和感伤的元素”。这是一个优雅的人在具备了前两者，但是却缺乏中间的媒介时的状态。这个媒介是他无法进入到感性因而时常发挥其兴趣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什么使得我们在使用外语的情况下可以欣赏和理解地更加简单，尽管我们在童年时期学习过这方面的知识呢？事实上，我们都在讲不同的方言，某个人可能是丰富和准确的，而另一个人则是松散、贫瘠的；但是理想的说话者的话语应该是符合和适应事实的，而不是笨拙、轮廓模糊的，就像一个地幔，应该有着干净整洁的吸附力，就像一个运动员的皮肤一样。结果是什么呢？可以向他的朋友更清楚地打开自己内心的人，并且可以享受更多真正有价值的生活的人——会成为那些他所爱的人的亲密伙伴。一个演说家谋划出了虚假的步骤，他使用了一些琐碎的、有些荒唐的，甚至有些粗俗的语言。在一个句子更替之时，他被侮辱了，那些他努力地试图去吸引的；在他倾诉一种情绪时，他不自觉地插入了另一个话题，你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因为你知道他的任务就是细腻而充满危险的。“人类无聊的内心世界就是一种很显而易见的无知！”好像你自己，当你试图解释一些误解或者为一些明显的错误寻找借口时，提高语速和寻找大脑里最近的激怒，并不是给一个更危险的冒险增加安全指数，仿佛自己需要更少的机智和口才，仿佛一个愤怒的朋友或可疑的情人不是比冷漠的政客更容易得罪一样！不仅如此，而且演说家很容易陷入被动的局面，他所讨论的问题已经被讨论了上千遍了，达到

他的目的的语言早已经就绪了，他只是添油加醋地用索然无味的词汇再表达一下而已。但你可能不会是为了防御那些有点微妙的感觉，也不是仅仅粗略地接触一下莎士比亚的作品，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表达你会像一个先驱一样在还没有开发的思想领域冒险，并成为文学创新的自我。因为即使对于爱情来说也时常会有不可爱的诙谐、暧昧的行为，以及不可原谅的话还可能凭借一种情绪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果受伤的人能读懂你的心思，你可以肯定他是会理解和体谅你的，但是，唉！心思是不能正常自我显示的，它是必须用话语来证明的。你是否认为写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呢？为什么？写诗就应该是高标准的，如果不是最高标准的，那就只是按部就班而已。

我甚至更应该佩服那些我的同胞之中富有“终身学习和英勇精神的文学界人士”，他们耐心地用语言清理他们的爱和他的观点，并且每天向他们的妻子讲述自传。假设出现了某种情况，它就会减少他们的困难及我的钦佩。虽然很大程度上对于生活来说并不完全是由文学来进行的，但是我们受身体的激情和扭曲所影响，通过无意识的语调，声音会中断或变化，像一本打开的书，我们有清晰的面容，事情不能说通过眼睛的判断看上去是雄辩的，不会像地牢一样被锁定在身体里，灵魂曾经在具有吸引力信号的门槛上驻扎。呻吟和眼泪，神态和动作，红晕或者苍白，往往是内心最清晰的代表者，并且更能够直接地与别人的心对话。这些消息被这些翻译者们在最少的空间里传播，而误解在其出生的那一刻就被避免了。言传身教是需要时间和公正的，以及非常耐心地倾听，而在有着密切关系的关键时期，耐心和正义往往是不可以依靠的。但是表情或者手势立即就解释了一切，它们毫不含糊地传达了消息，不像讲话一样。顺便说一句，对于羞辱或者暗示，你应该对那些违背真相的朋友冷

酷无情，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因为他们是用心来直接表达的，而不是通过不诚实或日臻完善的大脑来传递的。不久前我给和我有过争吵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但我们见面时，并且在个人讲话中，我反复地重复了我所写的最差的那部分，并且使之愈发糟糕了。在有身体的展示解说的背景下，似乎听起来或者说起来都是非常友好的，事实上，信件对于要达到亲密关系的目的是徒劳的，缺席就是对关系彻底的破坏。但是对两个彼此熟悉并且全心全意相爱的人来说，他们是如此保护他们的感情，即使当他们已经分手了他们还依然可以在某些事情上达成一致的观点。

令人感到惋惜的是盲人的情况，因为他们看不到别人的脸；同样的还有聋哑人的情况，他们不能感知声音的变化。并且有许多其他人也值得同情。对于那些有一点儿惰性、不善言谈的人来说，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的通信符号。他们既没有热闹的戏剧表情，也没有说话的手势，更没有一个回应的声音，也没有坦白、解释性发言这种方式。人们真正是黏土制成的，人们都生活在没有人可以撤销的束缚之中。他们比吉卜赛人的境遇还差，因为吉普赛人的内心可以在没有语言的天上进行沟通。这样的人我们要慢慢通过他们行动的大意来了解熟悉，或者通过循序渐进的沟通来进行了解，或者我们依赖于总体的氛围来建立对他们的信任。现在又一次，当我们看到精神在一瞬间突破时，我们会立即纠正或者改变我们的估计。但是，这些对于亲密关系来说都将是一场艰苦的历程，到最后会变得没有魅力或自由。自由是信心的主要构成成分，浪漫平淡的一些头脑是鄙视身体禀赋的，这是一个厌世者所具有的教条东西。对于那些喜欢自己同类的人来说，它始终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就我而言，在拥有了激进的品质，如荣誉、幽默及感伤之后，我可以看到的可取的事情只有几件而已，而不是一个活泼却又古板的面容。有每一个

外观与感觉相对应的情况下，个人是优雅和令人愉快的，所以我们应以积极的赏心悦目的甚至间隔的讨好来行事，而且永远不要使用诋毁言论与粗俗的举止或者不自觉地成为我们自己嘲笑的滑稽对象。但是在所有不幸的事物之中，有一个生物（因为我不会把他称作为人）的不幸是非常显眼的。这就是已经放弃了自己与生俱来的表达权利，就是培养了巧妙的语调，就是像一只宠物猴一样被教授了脸部的技巧，并且在各个方面都被扭曲或者切断了他与他的同胞沟通的手段或者途径的人。身体就好像是有许多窗户的房子，在那里我们都坐着，显示着自己并叫喊着路人进来，来爱我们。但是，这家伙已经用有优雅的颜色的不透明玻璃挡住了他的窗户。他的房子的设计是令人钦佩和羡慕的，人们可能会在其染色玻璃窗前停留，但是同时所有穷人们必须在不舒适的、难以改变的环境中孤独地煎熬着。

从某种程度来说，交往的真相是要比公开的谎言困难得多。避免虚假，但同时也没有说真话，这是可能的。回答正式提问也是不够的。由似是而非的沟通达到真理意味着灵感的额外提问，如经常在互爱中找到的那样。似是而非是毫无意义的，含义是必须与相关的问题相联系的。要传达一个非常简单的语句，用很多话是非常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沉默是金是不对的。我们希望的是可以通过许多箭，从不同的侧面或远或近地射击，来表示在时间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一个小时的谈话后，前进或后退，传达了主旨单一的原则或者一个单一的思想。然而，简短、精辟的演讲完全忽略了一点，哆嗦的前奏的乱说之人往往会在辩解的过程中又添加了三个新的罪行。这实在是一个最微妙的事情。世界是在英语语言形成之前就存在的，并且看似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假设我们进行了交谈，不是用语言，而是在音乐上，那些拥有糟糕的耳朵的人会发现自已从附近的所有商业中分离了出来，这不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

美好。但是，我们不去考虑到底有多少“坏的耳朵”，也没怎么考虑往往是最雄辩的人却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回复方式。我讨厌提问者和问题，仅有很少的几个人可以说没有在说谎言。“你原谅我了吗？”女士和她的爱人之间，只要我已经在生活中，我从来就没有能够发现什么宽恕的意思。“我们之间是否还是一样的？”为什么，怎么可能一样？它是永远不同的，但是你仍然是我真心的朋友。“你明白我吗？”上天知道，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可能的。

最残酷的谎言经常被用沉默的方式讲述出来。一个人可能已经坐在一个房间里几个小时了，他甚至一句话都没有说，但他一旦走出这个房间，就有可能变成一个不忠诚的朋友或者卑鄙的诽谤者。有多少爱已经灭亡了，因为，从骄傲或者怨恨，或者缺乏自信，或者说怯懦的耻辱出发，就敢于去背叛情感。曾经的爱人，就是在关系的临界点的那个人，已经耷拉着脑袋，却管制住了他的言谈。一个谎言可能是通过一个真理来讲述的，或者通过一个谎言来传达真理。真相对于事实而言并不总是像真理对于感情一样。而事实的一部分，经常发生在回答一个问题时，可能用最肮脏的诽谤来表达。只有法律，才能使你必须既不能断章取义，也不能掩饰。谈话的整个要旨就是每个单独语句的含义的一部分，开始和结束部分定义并嘲弄中间的谈话。你从来不说给上天听，你只是和一个老乡聊聊，你充满了自己的脾气，并且告之真相，正确地理解，可你并不是说出真相，而只是要传达一个真实的印象。与其说是为了获得一种作为听证会的沟通的真理，还不如说调和转移的朋友是一个虚伪的自由裁量者。女性在这个关系上有一个有问题的称谓，但她们是生活在真正的关系之中的，一个好女人的谎言就是她的内心的真正指示。

“这需要，”梭罗说——在最高尚、最实用的段落里我记得读过的一个现代作家：“两个人在讲真话，一个说，一个听。”他一定没

有什么生活经验，或者对真理没有很大的热情，因为他根本就不能识别这个事实。一点儿愤怒或者一点儿怀疑所能产生的是奇特的声学效果，并且使得耳朵贪婪地去觉察冒犯之言。因此，我们发现那些曾经吵过架的人总是躲得远远的，并且又随时准备打破休战。说实话，两个人必须有道德的平等感，否则就会出现不尊重。因此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真理交谈是容易沦为口头较量的，而且误解因此会变得根深蒂固。这一点上还有另一方面，父母从孩子的性格不完美的某个概念开始，形成了早期或者在青春期的冲突点。对于这一点，梭罗坚持并指出只有这与他的成见是相适应的事实。任何时候，当一个人幻想自己做出了不公正的审判时，他最终会放弃跟你说实话的努力。与我们选择的朋友一样，从另一方面来看，有相同的爱好者（相互理解是爱的本质）之间，真相很容易被一个指示恰当地理解。采取一个提示，了解一下，传达漫长而细致的讲解要点，甚至似是而非也变得明亮了。在最接近的所有关系之中——良好建立的和同样分享的爱是不会被抛弃的，就像一个正式的礼仪。两个直接面对面沟通的人，他们有直观和较少的话语来分享他们的善良与邪恶，维护彼此心灵的喜悦。爱是存在于一个物理基础中的，它熟悉大自然的制作全过程及远离自愿的选择。理解是具有某种逃脱意识的，对于感情来说或许是开始于熟人之间的，因为它并不是像其他关系那样确立的，所以它不是像其他感情因素一样，被扰动或者蒙上阴影。每个人知道的都比可以说出的多得多。每一个生命都因信仰而活着，并且认为是由自然所迫使的。而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身体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发展壮大，并且奇怪地发展成了齐头并进的雄辩。由此激起的思想及通过爱抚传达的思想只能通过话语表达出来了，虽然莎士比亚本人应该是个抄写员。

然而正是在这些亲密关系之中，我们要努力为真相去争取机会。

但是一个疑问出现了，唉！之前所有的亲密关系和信心都变成了对另一个人的怀疑和指控。“如果我被欺骗了这么久、这么彻底，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让思想找到入口吧，你在一个法庭前祈祷，你对过去非常留恋。为什么？这就是你的罪过！你应该让大家清楚你说服的理由。唉！不过华而不实就是对你的一个反对证据。“如果你现在可以来骂我，就有可能证明你是第一个开始谩骂我的人。”

对于一个有强大感情的这样的人是时刻值得支持的，并且这些人也会有好下场。你提倡的是在你爱人的内心世界用她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情感。她不是你，但是她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捍卫这段情感并且去疏通关系以便使你免除被指控。但如果是其他关系呢，或者是在团体中的关系呢？事实上，它是值得的吗？我们都是不被理解或者被欣赏之人，只有或多或少对于飞来横祸的关心。所有人试图用错误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所有的人都试图像哑巴一样称赞彼此的脚步，从而忽视了摇尾乞怜的小狗。有时，我们的眼睛会发现这些奥秘——这是我们年龄的机会。我们带着一个贫穷的笑容摇动我们的尾巴。就这些？这是所有的了？但是他们怎么能知道呢？他们又不爱我们。如果我们挥霍生命的冷漠，那么我们就更是傻瓜了。

但是，你会很高兴听到，事物总是向好的一面发展。只因为它试图去理解他人，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自己内心的理解。在人情世故上，温和的法官才是最成功的辩护人。

塞缪尔·佩皮斯

在这两本书里，最近，人们又重新注意到了塞缪尔·佩皮斯的个性和位置。布莱特先生给了我们一个日记的新副本，它在内容上

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的篇章，也纠正了许多错误，在一些好奇和重要的观点上，完善了我们对此人的了解。可我们只能遗憾地说，他对待作者和公众的方式比较随意。一个既定的经典之作的编辑没有权利来决定什么内容是可以或不可以“对读者是乏味的”。这本书可以是一个历史文件，也可以不是。它通过谴责布雷布鲁克的同时，布莱特谴责了自己。作为历史悠久发展的一面来说，它“不适合出版”，书里没有愤世嫉俗，我们倒可以把它作为一项预防措施或者是商业的标志。我们会认为，当我们购买六个庞大的、价格昂贵的令人沮丧的卷宗，我们有权被当作是学者，而不是孩子。但是布莱特先生可以放心：当我们抱怨时，我们仍然心存感激。韦奕礼先生，为了分担我们的义务，汇集了大量的材料，材料清晰而且没有遗漏。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问多一点，而且从来没有想少做一点的时候。而事实上，韦奕礼先生的卷宗可能被转译了，被佩皮斯的一个很好的编辑转译的，在文本的空白部分转译的，因为它恰恰是读者想要的。

就这两本书来说，至少，我们现在必须去了解我们的作者。在两本书之间，它们包含了我们能期待学到的很多东西，尽管这可能需要花费我们很多年时间。现在，如果有的话，我们应该能够对可以载入史册的无与伦比的人物形成一些概念——三个无与伦比的很好的理由是：第一，因为他是一个为他同时代的人所熟悉的人，他全身充满光环，而他的后代却对他有不当的认识，就像对待地下室的同志那样；第二，因为在艺术方面或凭借对自己有诚实的意识方面，他已经超过了所有的竞争对手；第三，因为在很多方面，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然而，他却将自己用这样的丰满和一种亲密的细节的方式置于公众的视线前，这样可能会像天才蒙田那样遭人妒忌。他不是为了自己着想，而是作为一个被赋予了一种独特天赋的